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刑法畧

歷代刑制

宋

宋法制因唐及五代之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

按玉海云國初

用唐律令格式外有後唐同光刑律統類清泰編敕晉天福編敕周廣順類敕顯德刑統皆參用焉

太祖

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建隆中詔天下斷大辟錄案牘及判官法直官等名聞奏下刑部覆視諸州獄則錄事

參軍與司法掾參斷之

按宋史刑志此下又有懼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別置審刑院

獄之考審刑院之設太宗本紀及通考皆云淳化二年八月置並無太祖置審刑院之文宋志蓋襲汪應辰疏

而誤者今刪

詔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舊法強盜持杖雖

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但不傷人者止計賊論令諸州獲

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具白長吏得判

乃訊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論罪四年始定折杖法

按稽古錄

云乾德元年三月癸酉始定折杖法考乾德之改元在建隆四年十一月則折杖實建隆四年三月事也宋史

載於太祖受禪之初固非通考載於建隆三年亦非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

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
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
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
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
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
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
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制杖三尺五寸大頭濶不過二
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用常行杖徒罪決

而不役命工部尚書判大理寺實儀等詳定顯德刑統
乃削出令式宣敕一百九十條增入制敕十五條又錄
律內餘條准此者凡四十四條附於名例之次號建隆
新定刑統又取舊削去格令宣敕及後來續降要用者
凡一百六條為新編敕詔模印頒行開寶二年五月帝
以暑氣方盛詔令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掾五日一檢
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
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六年始以士人為司寇

參軍改諸州馬步院為司寇院天下巨鎮得置左右兩院者十有六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為司理院又置判官一員命有司取國初以來敕條纂為太平興國編敕六年詔諸州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逮捕而易決者不得過三日後又定令決獄違限準官書稽程律論踰四十日則奏裁然州縣禁繫猶以根究為名追擾輒至破家江

西轉運副使張齊賢以為言乃令外縣罪人五日一具
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歷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
理月具奏上刑部閱其禁多者即命官往決遣寃滯則
降黜既而長吏懼朝廷詰其淹滯輒隱落囚數妄言獄
空乃詔妄奏獄空及隱落者加深譴雍熙初令諸州十
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繫禁日數以聞俾刑部專意
糾察時所奏獄狀有繫三百人者帝乃令門留寄禁取
保在外并邸店養疾人等咸準禁囚例件析以聞其鞫

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繫者有司駁奏之既又遣御史十四人分往江南兩浙四川荆湖嶺南等道審決劾吏之弛怠者令諸州十日一慮囚帝又聞臺中鞠獄御史多不躬親委任胥吏詔飭止又令諸州笞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即決之勿復付所司羣臣受詔鞠獄獄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已復騎置下之州凡上疑獄覆無疑狀者官吏同違制論其應奏疑案亦騎置以聞二年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牢城五

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他如舊制八月復分遣使臣按巡諸道詔京朝幕職州縣並須習讀律令格式秩滿至京者當加試問其全不明習者量加殿罰三年始用儒士為司理判官令諸州訊囚不須衆官共視申長吏得判乃訊囚刑部張昺言官吏枉斷死罪者請稍峻條章以責其明慎始定制應斷獄失入死刑者官吏停削不得減贖淳化初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遣鞠獄又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

皆以京朝官為之凡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臨遣賜以裝錢還必召問所推事狀著為定令自是大理寺杖罪以下須刑部詳覆又所駁天下案牘未具者亦令詳覆乃奏二年始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凡管內州府十日一報囚帳有疑獄未決即馳傳往視之州縣稽留不決按讞不實并官吏用情者長吏則劾奏佐史小吏許便宜按劾從事帝又慮大理刑部吏胥舞文始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

員凡獄上奏先達審刑院印訖付大理寺刑部詳覆奏
聞復下審刑院裁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即下之其未允
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令諸州決死刑有呼號不伏
及親屬稱寃者即以白長吏移司推鞠既而諸路提點
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悉罷之歸其事於轉運司初
端拱間詔翰林學士宋白等詳定端拱以來詔敕至淳
化二年上之名淳化編敕上以其煩碎命翰林承旨蘇
易簡等同詳定五年上之名重刪定淳化編敕至道二

年敕大理寺決天下案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三年詔御史臺鞠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

丞郎兩省給舍以上一人親往慮問尋又詔獄無大小

自中丞以下皆臨鞠問不得專責所司

按玉海通考諸路提點之罷在

淳化四年大理寺限詔在至道二年宋志倒置殊非又大理寺限詔正至道二年事而宋志序於至道二年前

亦非今悉改正

真宗即位聞諸州所斷大辟情可疑者懼為諸

司所駁不敢上廼詔死事有可疑者具獄申轉運司擇

部內詳練格律者決之須奏者乃奏

按此詔玉海以為真宗事宋史以為

太宗至道二年

事今從玉海

詔戶部尚書張齊賢刪定淳化後盡至

道未續降宣敕咸平元年張齊賢等上新編敕又詔給

事中柴成務重詳定名咸平新定編敕四年從黃州守

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持杖劫賊徒流以上有疾

者處之餘責保於外

按病囚院之設通考在咸平四年宋史在元年今從通考

六年

詔有盜主財者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

奏裁勿得私黥涅景德初詔諸道州軍斷案內有宣敕

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所在即真大辟頗乖平允

自今凡言處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

聞

按斷案詔通考在景德元年宋史作三年今從通考

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

官仍以使臣副之知審刑院朱選言官吏因公受財許

為曲法決遣之際依法科刑以規避枉法之罪者望以

枉法論至死者加役流從之

按此條宋志作官吏因公受財証左明白者望論

以枉法考官吏因公受財律文早有明條朱選此疏特為枉法規避者言耳今從通考

定枷制以

十五斤為準大中祥符中詔御史臺開封府及在京凡

有刑案之處特置司糾察決杖令衆者舊十日減為三

日半月以上勿過五日暑月免之初景德間三司上新
編敕及農田編敕大中祥符六年詔判大理寺王曾及
陳彭年等刪定三司編敕及咸平後至祥符七年詔敕
九年上之名大中祥符新編敕天禧四年詔天下犯十
惡劫殺謀殺故殺鬪殺放火強劫正枉法贓偽造符印
厭魅呪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軍諸軍
逃亡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一月權住區斷過天慶節
即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內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

奏裁

按過天慶節始決死刑條咸平中股中侍御史趙湘曾以為言故有是詔

仁宗天聖四

年以冒法者情有輕重而有司一切寘之重辟乃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為例名曰貼放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覆笞杖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從之又詔杖之輕重毋得過十五兩初帝申命學士夏竦等重刪定編敕合農田敕為一書又詳定詳符七年至天聖五年宣敕唐令

與宋事異者亦修定之詔中外言敕得失七年書成凡數種曰天聖編敕曰敕書德音曰新修令曰附令敕天聖編敕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既頒行斷令毋得刪改明道二年令天下凡上具獄大理寺詳斷大事期三十日小事遞減十日審刑院詳議又各減半其不待期滿而

斷者謂之急按官吏議刑有失者坐之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運請自四月至六月減期日之半兩川廣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後猶以為淹滯又詔月上斷獄數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參考翰林學士章得象上一司一務及在京編敕是歲改強盜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為錢萬及傷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為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財為錢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隸三千里外牢城既

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為錢五千即刺為兵反
重於強盜請減之遂詔至十千始刺為兵又詔京城持
杖竊盜得財為錢四千亦刺為兵慶歷中詔天下罪殊
死者若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及篤疾無期親者列所犯
以聞命陳大素等刪定景祐二年至慶歷三年宣敕為
慶歷編敕別為總例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一十七
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
一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

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至和初置京畿提點刑獄二年尋詔罷之嘉祐間樞密使韓琦言自慶歷四年至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請刪定為嘉祐編敕詔中外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歷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

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別為續附令敕三卷神宗即位令諸州軍巡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推吏獄卒皆杖六十增一人者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熙寧元年以京朝官分治左右廂凡鬪訟杖六十已下情輕者得專決四年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囊橐之家斬籍其家之半以為賞餘遞降有差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羣行於州縣之內劫掠於江海船棧之中

雖非重地亦以重論先是諸路經畧鈐轄不得便宜斷制百姓趙抃知成都言當獨許成都四路中書樞密院議許之其後謝景初奏成都妄以便宜誅釋多不當於是中書刪定舊文惟軍士犯罪及邊防機速許特斷武臣犯賊經敕復後更立年考升遷帝曰若此何以戒貪吏命改法六年定議倣文臣叙法少增損之七年置律學元豐初復置大理獄二年成都府利州路鈐轄言往時川陝絹匹為錢二千六百以此估贓兩鐵錢得此

銅錢之一近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匹之
罪多至重法令法寺定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從之初
帝置獄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至是左諫議安燾等
上諸司敕式上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
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諭
之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
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修書者要當識此於是凡
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

輕重者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七年書成上之八年詔諸州鞠訊強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慮疑而輒奏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毋得用例破條哲宗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言元豐中命有司編修敕令凡舊制載於敕者多移之於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

之罪輕此足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乃增多條目離折舊制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右諫議大夫孫覺亦言細碎煩多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刊修元豐敕令格式并續降條貫二年上之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斷讞奏獄每二十緡以上為大事十緡以上為中事十緡以下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臺察及刑部舉劾約法狀並十日三省樞密院再送各減

半有故量展不得過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參之一臺察及刑部並三十日每十日斷用七日議用三日三年罷大理寺右治獄五年詔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臣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中丞蘇轍請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取旨乃詔文武官有犯同按干邊防軍政者刑部定斷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刑部言佃客犯主加

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凡命士死於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則部轄將校節級與首率衆者徒一年情輕則杖百雖自首不免從之哲宗親政稍復熙寧元豐舊制元符三年詔強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增一倍贓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其用兵仗湯火之類傷人及殘虐主家情狀酷毒或污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寨行

劫不在奏裁之限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罪不至死仍
奏裁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
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
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
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皆用
重法郡縣寢廣元豐敕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
者方論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至是改依元豐舊
敕徽宗崇寧元年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燬

之時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
今顧引例而破法非理也乃令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
修與法妨者去之宰臣蔡京請令諸州築園土以居強
盜貸死者大觀中詔計贓之律以一貫五百定罪又更
定笞法自今並以小杖行決笞十為五二十為七三十
為八四十為十五五十為二十不以大杖比折永為定
制政和中詔立聚問審錄之限死囚五日流罪三日杖
笞一日又詔宗子犯罪庭訓示辱比有去衣受杖傷膚

敗體有惻朕懷其令大宗正恪守條制違者以違御筆
論中書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蓋為命官立文其
後相因掌典解役亦用去官免罪例有犯則解役歸農
幸免重罪詔改政和敕掌典解役聽從去官法重和中
定折杖數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二年杖八十
者十五以是為差宣和中詔州縣官不親聽囚而使吏
鞠訊者徒二年是時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御筆多
出於法令之外前後抵牾靖康初羣臣請參用國初以

來條法刪修成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高宗南渡著令
諸獄具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為之輕重長短刻
識其上笞杖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
仍用官給火印暑月每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輪官一
員躬親監視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
單狀合奏案者具情款招伏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例
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於後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
管奴婢人及斷過編配之數各置籍各路提點刑獄司

歲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申提刑司其應
書禁歷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檢坐開
具違令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刑司詳覆大辟而稽
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舊以絹計贓者千
三百為一匹竊盜至二十貫者徒建炎元年以二千為
一匹盜至三貫者徒一年三年復詔以三千為一匹竊
盜及凡以錢定罪遞增五分四年又詔時旨處死情法
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凡靖康元年以前所降御筆有

壞正法者悉釐正之贓罪至死者籍其家

按通考以絹定罪條在建

炎元年除徽宗御筆條在四年宋志倒置今改正

先是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

炎以前凡所施行多出吏省記至建炎三年始命取嘉

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

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書成

號紹興重修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尋因

監察御史劉一正言詔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二年

秘書少監傅崧卿言軍國異容刑亦殊制不可槩以軍

法從事乃詔知州兼統兵者非出師臨陣毋得輕用重

刑

按知州毋用重刑詔通考在紹興二年而宋史在建炎元年以絹計贓條前殊誤今改正三年詔

捕獲強盜雖無被主姓名贓滿已經論決者許推賞五年尚書省以獄吏慘酷囚垂死者皆託疾患殺之未嘗依條醫治乞舉行歲終比較計分斷罪法是歲比較得

宣州衢州福州無病死囚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及一分惠州二分六釐當職官各降一官六年令刑部體量公事邵州廣州高州勘命官淹繫至久不報詔知

州降一官當職官展二年磨勘當行吏永不收叙德慶府勘封川縣令事七月不報詔知州勘官各抵罪十年詔諸獄並一更三點下鎖五更五點開鎖定牢違者杖八十獄官令佐不親臨及縣令輒分輪餘官並徒一年知通監司覺察按劾著為令先是在京通用敕內有已衝改不該引用之文大理正張柄言之乃詔刪削至是右僕射秦檜上之然自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修書者不敢刪至與成法

並立其後因吏部尚書周麟之言乃詔削去之舊法刑部郎官四人分左右廳或以詳覆或以叙審同僚而異事有防閑覆考之意南渡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一員刑部郎中初無分異獄有不得其情法有不當於理者無所平反追改二十六年右司郎中汪應辰言之詔刑部郎官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二十七年詔四川以錢引科罪者準銅錢孝宗乾道二年刑部侍郎方滋上乾道新編特旨斷例其後臣僚言紹興以來續降

指揮無慮數千抵牾難以考據詔大理寺官詳定其可否類申刑部以所隸事日分送六部長貳參詳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書號乾道重修敕令格式又詔以絹計贓者更增一貫以四十為一匹議者又言犯盜以敕計錢定罪以律計絹今律以絹定罪者遞增一千敕內以錢定罪亦合例增一千從之臨安府左右司理府院三獄杖直獄子以無所給至為無藉七年詔人月給錢十貫米六斗每院止許置一十二人淳熙初浙西

提刑鄭興裔上檢驗格目詔頒之諸路提刑司當是時
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
泥而不行甚至隱例以壞法至是詔除刑部許用乾道
所修刑名斷例司勲許用編類獲盜推賞例其餘並不
得引例又刪改乾道新書號淳熙敕令格式帝讀至收
驛馬舟船契書稅曰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譏戶令絕
戶之家許給其家三千貫及二萬貫者取旨帝曰其家
不幸而絕及二萬貫乃取之是有心利其財也又捕亡

律公人不獲盜者罰金帝曰罰金而不加罪是使之受財縱盜也又監司知州無額上供者賞帝曰上供既無額是白取於民也可賞以誘之乎並令削去之又令敕

令所分門編類名曰淳熙條法事類

按玉海云淳熙三年以乾道新書編

削未盡詔刊修四年進重修敕令格式御筆圈去戶令一條捕亡令一條及無額上供賞並令刪去六年詔敕局取勅令格式隨事分門纂為一書七年書成賜名條法事類是帝讀一條乃敕令格式也宋志以為條法事類殊誤是時有司以覆勘不同則前官有失入之罪往今改正

往雷同前勘帝知其弊十四年詔特免一案推結一次

於是大小之獄多得其情二廣州軍獄吏畏憲司點檢送勘之害凡有重囚多斃於獄臣僚以為請乃詔二廣提刑司詳覆公事若小節不完不須追逮獄吏委本州究實保明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三衙及江上諸軍各有推獄謂之後司獄成決於主帥不經屬官故軍吏多受財為奸光宗時乃詔通曉條制屬官兼管之廣東路瘴癘惟英德府為最甚謂之人間生地獄諸司公事欲速成者多送之自非死罪至即誣伏亟就刑責

以由紹熙五年臣僚言之詔本路諸司公事應送別州者無送英德府寧宗慶元時敕令所上重修敕令格式嘉泰二年上慶元條法事類是年天下上死案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斷死者纔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之乃詔諸憲臺歲終檢舉州軍有獄空并禁人少者申省取旨嘉定四年詔以絹計贓定罪則江北鐵錢依四川法二當銅錢一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檢驗官指輕作重以有為無差訛交互以故姦吏出入人罪乞以湖南廣西見

行刊印正背人刑隨格目給下令於傷損去處依樣朱
紅書畫唱喝傷痕衆無異詞然後署押詔從之頒天下
五年詔三衙及江上四川諸軍以武舉人主管後司公
事理宗寶慶初敕令所言自慶元新書之行今二十九
年前指揮殆非一事或舊法該括未盡文意未明須用
續降參酌者或舊法元無而後因事立為成法者或已
有舊法而續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時權宜而不可為常
法者條目滋繁無所遵守乞考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

令所上其書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其間修改者百四十條刪入者四百條增入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自此書出至度宗以後悉遵行之無所更定其餘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敕前後時有增損不可勝紀也詔獄本以糾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見熙豐之間權臣欲藉此以威縉紳逞私忿故詔獄特盛祖無擇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絕忠言也趙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

頃王安石也陳世儒之獄則賈稚民欲文致世儒妻母
呂以傾呂公著也王安石欲報呂惠卿而特勘張若濟
之獄蔡確欲撼吳充而特勘潘開之獄紹聖間章惇蔡
卞用事元祐舊臣悉遭貶黜至南渡後婁寅亮岳飛等
獄悉出秦檜私意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其後所設詔
獄大率類此故不備錄云

臣等謹案宋自建隆初釐定刑統律令格式屢有
更改置省刑之官定折杖之法嘗有意於恤刑矣

然崇寧以後大獄屢興臣僚士庶之枉抑者嚴刑
曲法吏不絕書蓋其時上無燭姦聽直之智而臣
下互結黨援迭相傾軋法吏之舞文悉奉權臣之
意指徒欲以刑定律文託於寬厚豈非好其名而
不求其實哉南渡偷安一隅條規未立而詔獄之
陷善更甚於崇寧以前諸路提刑多曠其職守令
專恣以武健為能好刑者國削濫刑者國危信矣
惟孝宗之刑除苛政猶知以慎刑為重焉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室

通鑑司副使臣施朝幹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六

刑法畧

歷代刑制

遼

金

遼之刑制凡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又有籍沒之法流刑量罪輕重寘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諸境外又遠則罰使絕域徒刑一曰終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終身者決五百其次遞減百杖刑

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決之其制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寸許柄一尺許又有黥刺之法木劍大棒鐵骨朶之制木劍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寬宥則擊之其數與大棒俱三自十五至三十鐵骨朶之數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將決以沙袋先於臍骨之上及四周擊之拷訊之具有麗細杖及鞭烙法麗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

服者以此訊之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亦有八議八縱之法籍沒之法內外戚屬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沒入幹里餘人則沒為著帳戶其沒入宮分及分賜臣下者亦有之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親王從逆不罄諸甸人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者五車輶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訕詈犯上者以熟鐵錐椿其口殺之從坐者量

罪輕重杖決杖有三大者重錢五百小者三百又為梟磔生瘞射鬼箭砲擲支解之刑歸於重法神冊六年五月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仍置鐘院以達民冤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穆宗應歷十二年國舅帳郎君蕭延之奴哈里彊陵伊喇都哩未及年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宮刑仍付都哩以為奴因著為令十六年諭有司凡行幸頻次必高立標識以禁行者令民勿犯違者以死論景宗保寧三年以

穆宗廢鍾院窮民有冤者無所訴故詔復之仍命鑄鐘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聖宗統和元年二月禁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衆私語及冒禁夜行違者坐之四月樞密院請詔北府司徒佛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十一月詔民間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聽隣里覺察坐之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九年閏月遣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給事中劉京政事舍人張幹南京副留守吳浩分決

諸道滯獄十二年詔契丹人犯十惡亦斷以漢律舊法
死囚屍市三日至是一宿即聽收瘞詔叛逆之家兄弟
不知情者雖同居亦免連坐著為令二十四年詔主非
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首若奴婢犯
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二十九年以舊法宰
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罪徒杖如齊民惟免黥面
詔自今犯罪當黥即准法同科開泰八年詔竊盜贓滿
二十五貫者其首處死從者決流始置大理寺少卿及

正主覆奏猶慮其未盡而親為錄囚數遣使詣諸道錄囚五院部民有自壞鎧甲者其長杖殺之帝怒其用法太峻詔奪官以故不敢酷撻五院部民偶遺火延及木葉山兆域法當死杖而釋之因著為法又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至於五則處死太平六年詔貴戚以事被告官司不案輒申及受請托為奏言者以本犯罪罪之七年詔中外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條上之議增改焉興宗重熙

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器皿三觔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盜遺火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逾三觔持錢及所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二年詔自後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左至於五則處死五年新定條制成詔有司凡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蓋纂修太祖以來

法令參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四凡五百四十七條十年七月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敢以先朝已斷事相告言者罪之諸帳郎君等於禁地射鹿決杖三百不徵償小將軍決二百已下至百姓犯者決三百十一年七月詔盜易官馬者減死論

按盜易官馬事

據本紀在私取官物禁地射鹿之後刑法志誤列在五年前後舛錯今正之

道宗清寧元年

詔諸官都部署有投誹訕之書其受及讀者皆棄市二年命諸郡長吏如諸部例與僚屬同決罪囚無致枉死

獄中又詔自今凡強盜得實者聽即決之四年復詔左
伊勒希巴曰比詔外路死刑聽所在官司即決然恐未
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雖已款伏仍令附近官司覆
問無冤然後決之有冤者即具以聞咸雍元年詔獄囚
無家者給以糧三年詔給諸路囚糧六年帝以契丹漢
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於是命特哩衮蘇樞密使
伊遜等更定條制凡合於律令者具載之其不合者別
存之大安四年五月詔免役徒終身者五歲免之五年

十月詔復行舊法

先是校定官即重熙舊制更竊盜賊二十五貫處死一條增至五十貫處

死又刪其重複者二條為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創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增重編者至千餘條皆分類列以太康間所定復以律及條例參校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續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七條條約既繁典者不能徧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衆吏得因緣為姦故有是詔

天祚即位

賞罰無章其後益務嚴酷投崖砲擲釘割鬻殺之刑復興焉或有分尸五京甚者至取其心以獻祖廟而遼亦遂亡矣

臣等謹按遼初以武立國用法尚嚴一切刑制有

出五服三就外者其時庶事草創法制未立用以
禁暴戢姦威克厥愛勢使然耳景聖二宗加意詳
慎更定法令輕重適宜史稱開泰之間諸道獄空
有刑措之風焉及季世抹患無策專尚殘酷舍景
聖之善制而法先代之嚴刑不知時異勢殊開國
權宜之令固不可用於法制既定之後也夫刑以
弼教用得其宜雖嚴而民服刑失其當而欲以嚴
威止亂不幾於抱薪而救火耶

金國舊俗輕罪笞以柳蓼殺人及盜劫者擊其腦殺之
沒其家貲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賞主併以家人為奴婢
其親屬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
恐無辨於齊民則劓刖以為別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
為之穆宗時苦多盜欲皆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
財者人所致也遂立盜徵償法為徵三倍太祖天輔元
年五月詔自收寧江州以後同姓為婚者杖而離之三
年正月東京人為質者永吉等五人結眾叛事覺誅其

首惡餘皆杖百沒入在行家屬資產之半詔繼有犯者
並如之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
三年七月詔權勢之家毋買貧民為奴其脅買者一人
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並杖一百七年詔凡竊
盜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三十
貫以上徒終身仍以贓滿盡命刺字於面五十貫以上
死徵償如舊制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詔其民約
所用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熙宗皇統間詔

諸臣以本朝舊制無採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類以成書
名曰皇統制頒行中外時制杖罪至百則臀背分決及海
陵時以脊近心腹遂禁之雖主決奴婢亦論以違制天
德四年正月立捕盜賞格正隆二年八月始置登聞鼓
院四年正月更定私相越境法並論死五年二月遣使
分道監視所獲盜賊並凌遲處死或鋸灼去皮截手足
仍戒屯戍千戶穆昆等後有獲者並處死總管府官亦
決罰十二月禁朝官飲酒犯者死海陵喜變舊制因取

所改易至正隆間者為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焉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亂盜賊公行兵甲未息一時制旨多從時宜遂集為軍前權宜條理大定三年五月更定出征軍逃亡法四年斷死罪十有七人五年命有司刪定條理與前制書兼用六年十二月詔有司每月朔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賜錢三百貫以為宴樂之用是歲斷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且曰

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九年十二月制職官犯公罪在官已承伏者雖去官猶論復命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已而聞民間有不欲者令罷之十年四月制命婦犯姦不用夫廕以子封者不拘此法十一月制盜太廟物者與盜宮中物同論十一年詔諭有司曰司獄廨舍須近獄安置囚禁之事常親提控其獄卒必選年深而信實者輪直十二年命凡守令科部內錢者雖遇赦仍追還其主惟應

入官者免徵二月詔自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
又不言上者並坐之定告捕盜發塚者賞格十三年詔
立春後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
未晴夜未明休假并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強盜
則不待秋後更定盜宗廟祭器法十五年詔改竊盜贓
至八十貫者處死十七年設提刑司以糾諸路刑獄之
失又詔審錄官失糾察官吏罪者嚴加懲斷不以贖論
十月更獲送罪人逃亡制十二月以渤海舊俗男女婚

娶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十八年正月
定殺異居周親奴婢同居卑幼輒殺奴婢及妻無罪而
輒毆殺者罪十九年三月制糾彈之官知有犯法而不
舉者減犯人一等科之闕親者許回避六月帝以正隆
續降制書多任己意傷於苛察而與皇統之制並行是
非混亂莫知適從姦吏因得上下其手遂置局命大理
卿伊喇慥總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乃以皇統正隆之制
及大定軍前權宜條理後續行條理倫其輕重刪繁正

失制有缺者以律文足之制律俱缺及疑而不能決者則取旨畫定軍前權宜條理內有可以常行者亦為定法餘未應者亦別為一部存之參以近所定徒杖減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條分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條為名

按大定重修制條事刑法志誤隸十七年後今據世宗本紀改正

十月制知情

服內成親者雖自首仍依律坐之二十年帝見有蹂踐禾稼者謂宰相曰今後有踐民田者杖六十盜人穀者杖八十並償其直四月定冒廕罪賞二十二年三月詔

頒重修制條十二月立強取諸部羊馬法二十三年帝

以法寺斷獄以漢字譯女真字會法又復各出情見妄

生穿鑿徒致稽緩遂詔罷情見

先是尚書省送大理寺文字初送如法裁斷再

送司直披詳又送闕寺參詳反覆三次二十二年詔自

今可止一次送寺闕寺披詳苟有情見即具以聞至是

詔罷情見二十五年帝以婦人在囚輸作不便而杖不分決

與殺無異遂命免死輸作者決杖二百而免輸作以臀

背分決二十六年尚書省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親及

與皇家無服者及賢而犯私罪者皆不入八議十月定

職官犯贓同職相糾察法二十七年二月命罪人在禁
有疾聽親屬入視十二月禁女真人不得改稱漢姓學
南人衣裝違者抵罪二十八年十月禁糠禪瓢禪其停
止之家抵罪章宗即位敕登聞鼓院所以達冤枉舊嘗
鎖戶其令開之九月制諸盜賊聚集至十人或騎五人
以上所屬移捕盜官捕之仍遞言省部三十人以上聞
奏違者杖百制強族大姓不得與所屬官吏交往違者
有罪明昌元年帝問宰臣曰今何不專用律文平章政

事張汝霖曰前代律與令分其有犯令以律決之今國家制律混淆固當分也遂置詳定所命審定律令二年四月制諸部內災傷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檢視不以實者罪如之因而有傷人命者以違制論致枉有徵免者坐贓論妄告者戶長坐詐不以實罪計贓重從詐匿不輸法六月禁稱本朝人及本朝言語為蕃違者杖之九月定詐為制書未施行罪十月敕司獄毋得與府州司縣官筵宴還往違者罪之十一月禁伶人

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犯者以不應為事重
法科十二月定鎮邊守將致盜賊罪三年三月更定強
盜徵贓品官及諸人親獲強盜官賞制七月詳定所進
所校律帝復命中都路轉運使王寂大理卿董師中等
重校之四年三月制定民習角觥槍棒罪五年正月復
令鈎校制律即付詳定所時詳定官言當用今制條參
酌時宜準律文修定歷採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
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著為常法名曰明昌律義別編

權貨邊部權宜等事集為敕條遂以知大興府事尼瑪哈鑑等為校定官大理卿閻公貞等為覆定官重修新

律焉

按明昌三年七月詳定所進所校律及明昌五年正月復令鈎校制律二條刑志誤作泰和三年五

年事考三年七月詳定所進所校律條命大理卿董師中等重校之據師中傳師中為大理卿時在明昌初年至泰和二年已薨則志所載三年七月進律條其為明昌三年無疑又考五年正月重修新律條名曰明昌律義則為明昌時所修可知且云知大興府事尼瑪哈鑑為校定官據尼瑪哈鑑傳章宗立累遷尚書戶部侍郎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則志所載五年正月重修新律事為明昌五年亦顯而易見今悉改正又令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婦人犯

者並決五十著於敕條承安二年制軍前受財法一貫
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三年三月敕隨處
盜賊毋以強為竊以多為寡以有為無嘯聚三十人以
上奏聞違者杖百十一月定屬託罪法四年四月尚書
省請再覆定令文五月帝以法不適平常行杖樣多不
能用遂定分寸鑄銅為杖式頒之天下六月定宮中親
戚非公事傳達語言轉遞諸物及書簡出入者罪五年
三月定妻亡服內婚娶聽離制四月尚書省進律義五

月詔定進納官有犯決斷法七月定居祖父母喪婚娶
聽離法九月定皇族收養異姓男為子者徒三年姓同
者減二等立嫡違法者徒一年十二月定管軍官受所
部財物輒放離役及令人代役法定造作不如法三年
內有損壞者罪有差又命編前後條制書之於冊以備
將來攷証恭和元年正月尚書省奏今杖式輕細民不
知畏請用大杖詔命量所犯用大杖不得過五分三月
敕官司私文字避始祖以下廟諱小字犯者論如律五

月削尊長有罪卑幼追捕律十二月所修新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鬪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為七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畧有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加以分一為二分一為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為三十卷附注以明其

事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恭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之下曰祠令四十八條戶令六十八條學令十一條選舉令八十三條封爵令九條封贈令十條宮衛令十條軍防令二十五條儀制令二十三條衣服令十條公式令五十八條祿令十七條倉庫令七條廐牧令十二條田令十七條賦役令二十三條關市令十三條捕亡令二十條賞令二十五條醫疾令五條假寧令十四條獄官令百有六條雜令四十九條釋道令十條營繕令十三

餘河防令十一條服制令十一條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定制敕九十五條權貨八十五條審部三十九條曰新定敕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以進詔頒行之

按章宗本紀泰和元年十二月司空襄等進新定律令敕條格式五十二卷刑志云律令

二十卷敕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合為五十三卷紀志互異未詳孰是二年監察御史肅

言泰和新格放良從良例與大定條理不同皆編格官

妄為增減以致隨處致訟敕付所司正之三年五月定

擅增減宮門鎖鑰罪九月詔定千戶穆昆受隨處捕盜

官公移盜急不即以衆應之者罪有差四年四月增定
關防姦細格五月定省吏闕決公務詭稱已稟擅退六
部大理寺法狀及妄有所更易者罪七月定申報盜賊
制十月定私釀法五年二月定鞠勘官受飲宴者罪制
盜用及偽造都門契者罪視宮城門減一等六月更定
鬻米麵入外界法制鎮防軍逃亡致邊事失錯陷敗戶
口者罪七月宣撫使布色撥奏定姦細罪賞格定圍場
誤射中人罪六年六月定軍前差發受贓罪除飛蝗入境

雖不損苗稼亦坐罪法七月詔禁賣馬入外境但至界
欲賣而為所捕即論死七年三月定蝗蝻生發地主及
隣主首不申之罪六月以山東盜制同黨能自殺捕出
首免罪加賞法九月更定受制忘誤及誤寫制書事重
加等罪八年閏四月制諸州府司縣造作不得役諸色
人匠違者準私役之律計傭以受所監臨財物論七月
詔更蝗蟲生發坐罪法九月更定安泊強竊盜罪格宣
宗貞祐元年定亡失告身文憑格三年詔宰臣曰自今

監察官犯罪其事關軍國利害者並咨決之三月禁州
縣置刃於杖以決罪人四年詔凡監察失糾劾者從本
法論外使入國私通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
入親王公主宰執家災傷乏食有司檢覈不實致傷人
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考試舉人而防閑不嚴其罰並
決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治罪論贖餘止
坐專差任滿日議定若任內曾以漏察被決依格雖為
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六月詔凡進奉帖及申

尚書省樞密院關應密大事私發視者絞誤者減二等
制書應密者如之十一月定毀防城器具法興定元年
八月制增定擒捕逃軍賞格及居停人罪十月制定州
府司縣官失覺姦細罪二年十一月定京師失火罪三
年六月制沿河戍兵逃亡罪並同征行軍人例十月定
賊吏計罪以銀為則四年九月更定安泊逃亡出征軍
人罪及捕獲賞格五年九月更定監察御史違犯的決
法十月尚書省言司縣官貪暴不法部民逃亡既有決

罰他縣藏匿亦宜定罪從之十二月定詐誘征防軍人逃亡罪法元光元年八月增定藏匿逃亡親軍罪哀宗正大元年詔刑部登聞檢鼓院毋鎖閉防護聽有冤者陳訴十二月左丞張行信言先帝詔國初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相高琪所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乞改依舊制從之

臣等謹按金源刑制務尚寬平開國之初法制簡易及世宗御宇尤重刑章或諏律援經或揆義制

法大定之治洽於人心雖三代盛時曷以加焉章
宣二宗嘗親民事當宁裁決期於平允庶乎克紹
祖風矣夫任法不若任人豈獨用刑為然顧人不
易得不若詳立法制使可遵守之為愈也觀其一
代條制律義屢經更定可謂詳矣惜末季弗能盡
守其法以致於敝壞豈前人立法之過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七

刑法畧

歷代刑制

元

元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五等六十
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凡五等其徒法自一年至三年
凡五等杖數與年數相附麗為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
又鐐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

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元初未有法守百官斷理循用金律太祖初頒條畫刑獄惟重罪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笞決太宗六年五月大會諸王百僚諭條令凡當會不赴而私宴者斬諸出入宮禁各有從者男女止以十人為朋出入毋得相雜軍中凡十人置甲長聽其指揮專擅者論罪其甲長以事來宮中即置權攝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來違者罪之諸公事非當言而言者拳其耳

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論死諸千戶越萬戶前行者以木
鐃射之百戶甲長諸軍有犯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罷凡
來會用善馬五十匹為一羈守者五人飼羸馬三人守
克哱蘇魯克三人但盜馬一二者即論死諸人馬不應
絆於克哱蘇魯克內者輒沒與畜虎豹人諸婦人製積
蘇燕服不如法者及妒者乘以驪牛徇部中論罪即聚
財為更娶世祖中統二年九月諭諸王駙馬凡民間詞
訟毋得私自斷決皆聽朝廷處置四年二月詔諸路私

造軍器者處死凡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至元
二年五月詔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罪輕斷遣重者
奏聞六月敕行院及諸軍將校卒伍須正身應役違者
罪之四年始禁僧官侵理民訟五年三月禁民間兵器
犯者驗多寡定罪十二月詔諭四川行省沿邊屯戍軍
士逃役者處死禁市毒藥如附子烏頭巴豆砒霜之類
及不通醫理妄行鍼灸或與婦人墮胎戕害人命者加
等治罪

按毒藥之禁刑志及紀傳
皆不載今據元典章增入

八年二月敕凡訟而

自匿及誣告人罪者以其罪罪之是歲始禁行金泰和
律十年五月詔主守失陷官錢者杖而釋之十月諭安
圖及巴延等曰近史天澤姚樞纂定新格朕已親覽皆
可行之典也汝等亦當畱心參考豈無一二可增減者
各令紀錄促議行之置宗正府扎爾固齊十員掌諸王
駙馬投下蒙古色目人所犯一切公事及漢人姦盜等
罪十一年詔凡盜皆殺無赦尋赦革之十二年二月禁
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十一月中書省臣議斷死罪詔今

後殺人者死罪狀已白即行刑其奴婢殺主者具五刑
論又樞密院言新附郡縣有既降復叛及糾衆為盜犯
罪至死者既已款伏乞聽權宜處決從之十四年五月
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十五年正月
禁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為娼者賣買者
兩罪之官沒其直人復為良敕官吏隱匿及擅易馬匹
私配婦人者沒其家又詔軍官不能撫治軍士及役擾
致逃亡者沒其家貲之半五月定諸職官犯罪處置法

受宣者聞奏受敕者從行臺處之受省札者按察司治之其宣慰司官吏應有死罪有司勘問明白提刑按察司覆審無冤依例結案類奏待命十月又敕御史臺凡軍官私役軍士者視數多寡定其罪十六年三月敕中書省凡掾吏文移稽緩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死八月詔漢軍出征逃者罪死沒其家十一月敕諸路所捕盜初犯贓多者死再犯贓少者從輕罪論十七年十一月詔有罪配役者量其程遠近

按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四年札爾固齊奏去歲所錄

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留札爾固齊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據此則配役之法亦不一轍也十二月敕擅據江南逃

亡民田者有罪十九年九月始定官吏受賄及倉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不糾者驗其輕重罪之凡中外官吏贓罪自五十貫以上皆杖決除名不叙百貫以上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贓者一體論罪十一月耶律鑄言前奉詔殺人者死仍徵燒埋銀五十兩後止徵鈔二錠其事太輕臣等議依蒙古人例犯者沒一女入仇家無女

者徵鈔四錠從之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
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竝正典刑外餘犯死罪
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從之定勢家為商賈阻遏官
民船者沒其家二十年正月敕自今敢以匿名書告事
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
鈔賞之又敕自今管民官凡有災傷過時不申及按察
司不即行視者皆罪之四月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
女子沒官犯人配役五月詔雲南重囚先令便宜處決

恐濫及無辜自今凡大辟罪仍須待報九月浙西道宣慰使史弼陳弭盜之策為首及同謀者死餘屯田淮上帝然其言詔以其事付弼賊黨耕種內地其妻奴送京師以給鷹坊人等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識太乙雷公式七曜歷推背圖苗太監歷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二十三年詔百官集議至元鈔計贓論罪時議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趙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

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
民計鈔抵法款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需謂之二
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
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
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
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四月中書省臣言比奉旨凡為
盜者毋釋今竊鈔數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
令配役臣竊議一犯者杖釋再犯者依法配役為宜二

十四年御史中丞葉季奏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慝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二十六年十月禁內外百官受人饋酒食者沒其家貲之半二十八年五月頒行至元新格其書所載有名例四條衛禁八條職制三百七條祭令五條學規十三條軍律十二條戶婚七十一條食貨三十六條大惡五十條奸非五十八條盜賊一百四十條詐偽五十一條訴訟二十一條鬪毆四十二條殺

傷一百六條禁令一百十條雜犯十四條捕亡九條恤
刑十五條平反四條獄具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濶
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
二十斤杖罪一十五斤皆以乾木為之長濶輕重各刻
誌其上手紐長一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橫三寸厚一
寸脚繚長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連環重三斤笞大
頭徑三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罪五十七以下用之
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釐罪六十七以上

用之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長三尺五寸並刊削節目無令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並用小頭其決笞及杖者臀受拷訊者臀若股分受務令均停七月敕江南重囚依舊制聞奏處決十月詔嚴益都般陽泰安寧海東平濟寧改獵之禁犯者沒其家貲之半二十九年二月除問刑官鞭背法三月制贓罰十三等枉法者五自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不滿貫者量情斷罪除名一十貫以上至二十貫笞五十七二十貫以上

至五十貫杖七十七一百貫以上杖一百七不枉法者
八自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不滿貫者量情斷罪解
任別行求仕二十貫以上至五十貫笞五十七注邊遠
一任五十貫以上至一百貫杖六十七降一等一百貫
以上至一百五十貫杖七十七降二等一百五十貫以
上至二百貫杖八十七降三等二百貫以上至三百貫
杖九十七降四等三百貫以上杖一百七除名罪入死
者以聞三十年二月禁戢軍官無縱擒擾民違者論罪

成宗即位京師犯贓罪者三百人帝命事無疑者准世祖所定十三等例決之元貞元年二月詔貸鄂托克錢而逃隱者罪之仍以其錢賞首告者七月立擒盜格又詔職官坐贓論罪再犯者加二等倉庫官吏盜所守錢糧一貫以下決五十七至十貫杖六十七每二十貫加一等一百二十貫徒一年每三十貫加半年二百四十貫徒三年滿三百貫者死計贓以至元鈔為則諸物以當時價估折計之二年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非奉旨

母罪官吏五月詔諸徒役者限一年釋之母杖六月御史臺臣言官吏受賂初既辭伏繼以審覈而有司徇情致令異辭者乞加等論罪從之又降官吏受賕條格凡十有三等八月定告捕盜例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十月詔職官坐贓經斷再犯者加本罪三等詔禁軍將擅易侍衛軍蒙古軍以家奴代役者罪之仍令其奴別人兵籍以其主貲產之半畀之軍將敢有縱之者罷其職

大德元年五月詔強盜姦傷事主者首從悉誅不傷事
主止誅為首者從者刺配再犯亦誅六月詔僧道犯姦
盜重罪者聽有司鞫問其軍民相訟者令軍民官同聽
之二年七月詔諸王駙馬及諸近侍自今奏事不經中
書輒傳旨付外者罪之又詔禁輝和蘭僧陰陽巫覡道
人呪師自今有大祠禱必請而行違者罪之三年命何

榮祖更定法令

初成宗之即位也翰林學士王暉上書
請將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

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帝曰善至是始命修之四年正月申嚴京師惡少不

法之禁犯者黥刺杖七十拘役五年正月御史臺臣言
官吏犯贓及盜官錢事覺避罪逃者宜同獄成雖經原
免亦加降黜庶奸偽可革從之二月詔凡軍士殺人奸
盜者令軍民官同鞠七月又詔軍官受贓者與民官同
例量罪大小殿黜十二月又定強竊盜條格凡盜入孳
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六年正月詔千戶百戶等軍
中先事而逃者罪死敗而後逃者杖而罷之沒入其男
女又詔自今僧官僧人等犯罪御史與內外宣政院同

鞠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聽御史臺治之十二月更定
畧賣良人罪例七年正月定諸改補鈔罪例為首者杖
一百有七從者減二等再犯從者杖與首同為首者流
三月定大都南北兵馬司奸盜等罪答罪付本路杖罪
付伊克扎爾固齊復定賊罪為十二章又定貨賣塋地
罪凡子孫或因貧困或聽師巫邪說誑誘擅發祖父墳
墓移棄尸骸貨賣塋地者與逆惡同罪

按此條志及紀
傳皆缺今據元

典章
增入五月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吏違者罪王府

官十一月命依十二章斷僧官罪八年二月敕軍人奸盜詐僞悉歸有司三月詔軍官擅離所部者悉遣還翼違者論如律軍人不告所部私歸者杖而遣之敕軍民逃奴有獲者即付其主主在他所赴所在官司給之仍追逃奴鈔充獲者賞逃及誘匿者論罪有差十一月詔內郡江南人凡為盜黥三次者謫戍遼陽諸色人及高麗人三次免黥謫戍湖廣盜禁簞馬者初犯謫戍再犯者死十年四月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貲之半答三十大

德間王約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武宗即位中書省言刑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太寬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又奏律令重事未可經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讎歸一遵而行之制可又用御史大夫塔斯布哈言凡受贓為御史所劾者不得託言事入覲以避其罪至大元年

正月中書省臣言近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畧明示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二年八月尚書省臣言往者大辟獄具尚書省議定今中書裁酌以聞宜依舊制從之九月尚書省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為定制從之十月三寶努言養

豹者害民為甚帝禁之有復犯者雖貴幸亦加罪三年
十月敕省部官晨集暮退怠弛者罪之仁宗即位諭省
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晚法律老臣斟酌
輕重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
無冤抑於是以格例條畫有關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
風憲宏綱始罷諸王斷事官其蒙古犯盜詐者命所隸
千戶鞠問漢人刑名俱歸刑部詔罷總統所及各處僧
錄等司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敕商稅官盜稅課者同

職官贓罪又詔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輒以文記傳
旨中書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
治皇慶元年正月敕諸僧犯奸盜詐偽鬪訟仍令有司
專治之二年六月詔諭僧俗辯訟有司與主僧同問延
祐元年三月敕奸民官其子為閹宦謀避徭役者罪之
三年六月敕大辟罪臨刑敢有橫加剗割者以重罪論
凡鞠囚非強盜毋加酷刑四年十一月諭諸宿衛入直
各居其次非有旨不得上殿敢有闌入禁中者坐罪五

年十一月禁冒籍貫宿衛及巧受遠方職官不赴任求別調者隱匿不自首者罪之六年九月用御史臺臣言諸犯贓罪已欵伏及當鞠而幸免者悉付原問官以竟其罪七年英宗即位禁宗戚權貴作奸犯科六月定邊地盜孳畜罪犯者給各部力役如不悛斷罪如內地法至治二年三月禁捕天鷲犯者籍其家時漳州路推官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之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為令五月敕匿蒙古子女者罪之三年正月禁

故殺子孫誣平民者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為其弟訟
不法事繫獄待對其弟逃去詔出之仍著為令逃者百
日不出則釋待對者二月命宰執儒臣取至元新格及
風憲宏綱而損益焉定為格例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
內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格千一百五十一詔制九十四
令類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按刑志脫
今類五百
七十七一條與二千五百三十
九條總數不合今據本紀增入泰定帝即位詔凡有罪
自首者原其罪泰定元年八月敕以刑獄復隸宗正府

依世祖舊制刑部勿與置扎爾固齊四十二員理之又
敕武官坐罪制授者以聞敕授者從行省處決二年八
月敕諸部曲宿衛私入京者罪之九月禁飢民結扁擔
社傷人者杖一百著為令十二月京師多盜達實特穆
爾請處決重囚增調邏卒仍立捕盜賞格從之申禁圖
讖私藏不獻者罪之四年九月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
罪沒其直文宗天歷元年敕軍中逃歸及京城遊民敢
攘民財者斬十月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資

請勿沒其妻子制可二年正月省臣又言近籍沒奇徹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繼今臣僚有罪致籍沒者其妻其子他入不得陳乞亦不得沒為官口從之二月詔諸傭僱者主家或犯惡逆及侵損已身許訴官餘非干已不許告許著為令六月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朝廷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

與前賢所謂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
後凡負國之人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
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
為令從之八月敕自今有以朝賀斂鈔者依枉法論罪
十月敕刑部察民之無賴者懲治之至順元年八月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奉旨裁省衛士奏自裁之後各宿
衛有容匿漢人南人高麗及奴隸濫充者集審官與其
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沒家貲之

半以籍入之半為告者賞仍令監察御史察之制可九月敕諸人非其本俗敢有第收其婢子收庶母者坐罪十月御史臺臣言內外官吏令家人受財以其干名犯義罪止四十七解任今貪污者緣此犯法愈多請依十二章計贓多寡論罪從之二年六月詔諸官吏在職役或守代未任為人行賕闕說即有所取者官如十二章論贓吏罷不叙終其身雖無所取訟起減由已者罪加常人一等十二月河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嘉努言自

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者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於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御史臺臣以聞命

中書省等議之寧宗即位定婦人犯私鹽罪

先是英宗時王克敬

為兩淮鹽運使溫州逮犯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帶婦人建議著為令至是始定婦人犯私鹽罪順帝元統二年三月詔蒙古色

目人犯奸盜詐偽之罪者隸宗正府漢人南人犯者屬有司七月詔蒙古色目人犯盜者免刺至元二年六月中書省員外郎陳思謙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奸殺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

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為定制八月詔凡強盜皆死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省院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為令三年七月又詔除人命重事之外凡盜賊諸罪不須俟五府官審錄有司依例決之四年三月命中書平章政事阿齊拉監修大元通制按監修大元通制順帝紀作監修至正條格攷此時乃至元四年尚未改元至正何得以至正名書史取後日始定之名冠先時万修之稿殊誤今改正六年七月又命翰林學

士承旨達哈奎章閣學士庫庫等刪修大元通制九月
又詔今後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至正三年三月
詔作新風憲內官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外官有不法
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
司五年十一月庫庫等所修書成名曰至正條格六年
四月頒行天下

臣等謹案元史刑志第撮錄至元新格條例而於
歷朝因革不具載今謹採拾元史紀傳參以元典

章次其前後勒為一卷以為一代之刑制焉考元
制刑罰惟尚輕典其立意未始不厚然末流以是
滋弊史稱其得在仁厚其失在弛緩而不知檢信
夫君臨天下者建極馭民當以無黨無偏大公至
正昭示海宇豈可以一毫私意存乎其間若其於
蒙古毆人不得施報毆西僧者截其手詈者斷其
舌而蒙古人犯法概勿許拷掠收禁此豈足以服
輿情垂後世而為明法教罰者訓乎信如斯也又

寧止失在弛緩而已哉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七